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

十四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奏議

論趙元昊狂僭之計

論地形勝負

論虜勢強弱

料元昊擾邊境

乞通和之後早計費用

論減費用

乞置鄉兵

乞擇涇源邠寧兩路帥臣

端明集二一九

一

乞立邊塞等威

論不利攻戰

論契丹遣使之意

論絕元昊通和其終亦戰

乞拒契丹之請

乞拒元昊之和

論拒二虜皆為邊患

乞大為邊備之要

論趙元昊狂僭之計

趙元昊棄其祖父盟約妄為狂狡僭稱大號不臣



之迹彰著朝廷大增邊備議者皆謂元昊遣人入朝不從其所請必寇邊郡以肆狂心臣切謂不然戎狄之心見利則動若元昊欲寇邊當去年未備之時舉衆而來勢或難禦於其時尚不入寇今乃先自狂悖待我邊之皆有禦然後入寇亦有何利臣切料元昊本無寇邊之心但張聲勢欲求中國歲與貨財耳

論地形勝負

論者或以西虜之俗善騎射習戰鬪以為非北虜之比臣切謂過也大凡騎軍利平地步卒利險隘得地形之利者勝勢常多趙魏之地千里無關塞之險虜善騎射故勝勢多在彼也今西邊之地自鄜延環慶涇原沿邊三路皆是山險要塞之處此乃步卒之地非騎軍之利若以其俗善騎射樂戰鬪則不減北虜若論步騎之利則地勢異矣故勝勢常在我也

論虜騎強弱

臣聞景德中契丹大舉攻瀛州經二十日不破而虜衆死傷者數萬人南略趙魏之境所攻下者唯通利德清兩軍而已以北虜之強舉國而來又趙

魏之地無險隘之阻尚不能必取中國州郡况趙元昊以數郡之卒入險隘之地頓於堅城之下豈能必勝哉故元昊當無備之時不敢伺隙而來但遣使人妄設尊名以搖朝廷之心幸朝廷怯其勢而聽其請此乃元昊狡心能計利害之深者也謂國家計者當知其不足懼但深察其情審於處置則狡謀自破矣

料元昊擾邊境

或問元昊既無來寇之心今者遣使人入朝不得如其請料元昊之計其將安在臣切謂趙元昊必自度邊塞險固難於進攻若大舉甲兵既一敗衄則窮蹙之勢日見坐為中國擒也必且時以輕騎偏軍往來邊地鈔略蕃部若此不已是中國邊郡之兵不可一日罷去年歲之間歲月之久運芻粟完城寨關中勢當疲擾此虜常佚而我常勞利害可明也臣故謂今來必不大舉兵用偏師鈔擾邊境者此也

乞通和之後蚤計費用

自趙元昊狂悖以來朝廷日日發關東兵馬以為邊郡守備然沿邊州軍自來只約現在人馬芻粟

爲一二歲計今者增兵與馬比舊必多數倍至於饋運芻粟轉輦兵甲修葺城塞燕犒給賜之費日以益廣若終一歲而計之其費用之物大率必倍多於每歲旣邊兵未有罷期則其費愈多臣恐年歲之後必有議者建白請賜元昊金帛與之通和者臣謂此謀非國家長久之計也若元昊削去尊號臣禮如舊朝廷但赦其罪亦不當大與金帛與之金帛是爲狂悖而得之况元昊豈肯削去稱號何名而賜之金帛與之通和哉國家遺北虜其費不少若更與西虜通和使北虜窺中國之強弱日則何以持久而制狂虜也

論減費用

臣切見正月以來發兵馬赴沿邊州郡皆全軍而往未嘗精擇夫全軍而往必有老者武藝不精者此等兵卒皆不可用又邊郡之地多處山險而中軍之馬有老病瘦瘠不堪馳逐者亦隨軍而往若有戰鬪亦不可用也况沿邊如鄜延等山路阻險饋運雖今日平糴糧草皆是本處居民積聚之餘

若一歲之後必須外州輦運苟非擔負不可得至是以不可用之軍馬坐費難至之芻粟臣欲乞令邊郡帥臣於已至兵馬中選武藝精者及馬之強者留之其兵卒老弱者武藝不精者及馬之老弱瘦瘠不堪馳逐者皆遣至近裏州軍或罷歸之所貴便於供給夫兵精馬強以戰則力倍自然臨邊之郡糧儲可節也

乞置鄉兵

或曰練兵擇馬減省邊郡之糧饋其足以持久乎曰若欲爲持久計者莫若增置鄉兵有唐之制天

下州郡募百姓爲府兵府不過一千二百人外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而籍名於官不離其鄉里農隙教習武藝其餘時則居家有警言急則集而備守今若置之不費國家之用足爲天下根本矣臣切謂關中今若召募一年之間可致五十萬人一年教習足以守備則關中之勢已強矣或曰今募鄉兵則關中騷動如何曰府兵不黥其面又立名目若折衝果毅之類與兵卒不同擇其鄉里豪武者爲總領乘農間則教習有警言急則守城不離其居不妨其業則百姓爲之何所苦也若然必有

置之術頃年靈武困兵陝西搬運糧草最爲勞敝
至今老人耳目相接徃徃皆能言之若先下陝西
計度轉運糧草徃邊次下募兵之制應家充鄉兵
特免轉搬如是應募者衆矣或曰兵散在野則如
何曰開元之前不聞府兵爲亂者蓋其勢分犬牙
相持雖久不爲患矣臣今略陳其大槩國家儻行
之乞下臣詳議條目

乞擇涇原邠寧兩路帥臣

臣切見唐太宗德宗朝吐蕃屢侵邊境是時唐
帝在長安勢大力衆大臣如郭子儀李抱玉渾瑊

繼總大兵已鎮近畿猶命馬璘李元諒守涇州張
獻甫楊朝李晟守邠州郝玘守渭州分扞虜勢是
邠涇兩路自古爲西虜之扼而長安之所恃以爲
屏蔽也今之事勢與唐不侔而涇原邠寧朝廷命
師雖以永興延州二帥遙領西路安撫之名萬一
邊郡有警豈能遙制事機應變以破虜乎臣請
邠涇二路當擇帥臣使其勢若卮環慶之重勵
兵訓卒待虜之至而破之此制勝之術也

乞立邊帥等威

臣聞主兵者權不分則威立威立則令行令行欲

上下順從無敢違悖乃可使之赴敵也唐肅宗遣郭子儀李光弼率九節度之兵討安慶緒但魚朝恩爲監軍而不置統帥兵權不一議謀不同故無成功也臣切見汾邊都部置鈐轄都監等官品雖有高下其實無所統轄至於論議兵事各出已見主將不能自決此權分而將不重將不重則令不行也又見帥臣所統之官若巡檢塞主等請見主帥卒用賓客之禮豈有軍中而無等級耶臣欲乞自鈐轄而上於主帥皆當用參佐於主帥合乞

依附階級條 立新制所貴兵權一將 威立
然後可以制敵也

論不利攻戰

或曰前所陳汾邊地形之勢勝在我其利出攻乎曰出攻未見其利也何則我雖有地形之勝而西虜之地亦多險隘是皆有地利但爲客者敗多而爲主者勝多耳今若興兵出攻且西虜地無水草又飛芻輓粟崎嶇山谷虜必深遁遠去我若進攻虜必遣兵依險設伏絕我糧道進則不得攻止則糧不給退則必有掩襲之兵此出攻其利少也或

曰既不可出攻又不可通和但增兵守邊繁費轉多虜何時可破乎曰居邊郡帥臣能設計謀誘之使其來侵而敗之然後元昊可得而制也此最爲上策

論契丹遣使之意

契丹舉兵征元昊以助中國仍責以刼略之罪或曰二虜互相疑貳勢不兩雄必有釁隙臣謂契丹與元昊久矣親好元昊爲中國邊患若與契丹結隙則腹背受敵元昊黠賊豈有如此失策假使契丹凌辱百端元昊亦寧屈而就之必無目下結隙之理契丹今日之謀主於自邀通和之功耳

端明集二十九

八

論絕元昊通和其終亦戰

契丹既請中國與元昊絕和既而必以元昊歸順又請中國與元昊通和度中國必不能拒之既和之後馬皆當鴈門之北頓而不解遣使一賀如何遺金帛則曰犒軍之資也或求歲與之或請論是非直以兵勢相臨必戰而後已臣謂從契丹之請亦戰不從亦戰

乞拒契丹之請

契丹今以兵助中國討元昊偽為善意朝廷若不從其請契丹必以為詞又駐兵雲州正當鴈門之路或便盟好即為邊患河東河北必為大備或曰契丹今在雲中只是帳下兵馬不曾點集他部非必大舉臣謂元衡歸既得此事端傳檄而起不踰月而大合豈得不為患哉患在目前若拒契丹則當速為備

乞拒元昊之和

元昊不久必有使來若更有所求可因而絕之若無所求奉正朔正名分貢方物相續而至朝廷以何事拒之若以契丹之故而拒之相次又以契丹之故招與之和元昊以中國之言足為信今既絕和元昊必以重兵宿麟府之間既防契丹又窺河東以輕兵出陝西沿邊州郡朝廷不敢輕移陝西兵馬河東一路不增兵則不可以守增兵則糧運難繼不戰已困况乘時觀隙奔突難防非細故也

論拒二虜皆為邊患

或曰今拒二虜皆為邊患何以處之臣謂校輕重之勢執理道之直者行之然沿邊立計須備若契丹一舉我軍未能決勝則人心搖動中國之勢十

去五六况元昊之和未決契丹以兵脅之二虜通謀元昊當陝西契丹當河北合兵而出河東則中國所備者衆而兵勢分此天下至危之勢也

乞大爲邊備之要

或曰契丹事宜如此朝廷應添兵副擇將可以禦之臣謂不然不去其弊不求其要兵多益分危之事也所謂求其要者一曰變軍法二曰委兵柄於必戰之人三曰擇偏裨於行陣四曰去無用之兵五曰分守兵與應兵爲首尾救援之勢六曰擇要害郡縣之官六者旣修然後可言邊備若因循舊弊未見可勝之期此方今至急之務也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三十

奏議

論契丹事宜

論契丹邀功

言河北帥臣

論楊偕請與西賊通和

乞不與西賊通和

乞不聽議者許西賊不臣事

乞不許西賊稱吾祖事

請納元昊使人

端目卷之三十一

一

乞早降元昊冊書

請誅保州叛卒

論保州都巡下兵殺戮官吏閉城而叛

乞戮保州兵士

論契丹事宜

遣耶律元衡奉書為元昊不通和及

曾舉兵馬出征元昊及請朝廷不與元

昊通和

元昊悖叛以來失於處置數敗

威靈消

臣之謀屈金帛之遺而議通

和苟求目

食將來之患其失一也我與

元昊通和自

却令契丹與謀使之主

張輕重之權坐

其失二也既今契丹與謀

或聞當時許之事

傳謝及元昊歸款

之日契丹適

意致令生疑復

為變詐其失三也

救今元昊議

和將有期矣契丹

自以舉兵問罪元昊且

助中國駐留雲州以觀事勢臣切謂若從契丹之請必絕元昊力為邊患若從元昊之和而拒則契丹執以為名二者必處一焉拒契丹之與拒元昊要其終亦於戰而已矣計歲月之遲與速耳勢必

交兵莫若速為邊備臣見前來契丹壓境增二十萬物人皆為大臣嘗膽必能為朝廷刷去大耻至今二年一切如舊不聞有備邊之計或事至倉皇添兵擇將多不堪用豈若備之有素也前之弛慢尚可苟安歲月今禍患已成中國之辱至極矣生民之力至窮矣然虜志方驕假如廟堂之謀月增原幣日貢卑詞其勢不已若不蚤為邊備一旦兵興天下之勢大危矣陛下以祖宗至大之基四海完全之器甘其屈弱聽於夷狄豈不痛心臣推其事端蓋由朝廷威令不行無人肯為陛下橫身當

事若朝廷威令必行人各効力轉危為安反弱為強不為難也自元衡之來兩府秘密安危大計臣不得知今於傳聞復採衆論條列事宜如左

論契丹邀功

或曰契丹既欲邀功理當趣和今乃請朝廷不與元昊通和何也臣聞每有朝廷使者在彼契丹多出元昊之書以示之然以功不顯著既和之後中國之償我者必輕又元昊必自恃已力能與中國通和不以契丹為重故契丹以兵脅我之絕而示元昊又以兵制元昊之和以示我左右持之而自收其功足為威武之勢臣謂今雖請與元昊絕和朝廷若從之不久必遣使請與元昊通和

言河北帥臣

臣伏見數年以來北虜觀我事勢恣負固凌脅之驕廟堂失於計謀抱屈意依隨之辱然契丹貫盈自任當極盛必衰之期若朝廷處置得宜有反弱為強之勢方今虜衆於雲州點集河北繫天下安危深思作備之方盡在得人而已臣切見河北鎮定都部署李昭亮鎮州張存雄州王德基澶州李昭述等或居要郡或總重兵假使智能未盡足

壓服乎人猶恐計慮或見輕於虜而况指數名姓知委任非人尚令列在邊防得不取笑夷狄李昭亮張存李昭述王德基乞速行差替朝廷若以皆無顯過不欲非時改移是惜數人之顏情不顧生民之禍患若以無人可使延日苟安待從文武之班同國家休戚之計度才委任必濟艱危伏望聖慈決於睿斷

論楊偕請與西賊通和

右臣等切聞楊偕曾有章疏西賊事疏中引用漢呂太后遭匈奴侮慢以遜辭答之事伏以國家方

舉大兵討蕃臣叛極者而偕乃引前世女主遭夷狄欺侮之事以比聖朝意欲陛下遜辭苟稱臣於突厥且唐高祖本是隋臣初來乘亂乃是隋室叛臣當其困時尚有屈從之事以就權宜其後雪大耻今陛下祖宗之業富有四海豈可引唐室初起權宜之主為比哉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為陛下臣者見羗戎悖慢陛下憂勤必須痛憤為大耻辱楊偕身充侍從之列不思久遠之利引前世天子稱臣於夷狄之事將容西鄙不臣之人如偕所論非所宜言其在古法即當誅戮伏惟陛下天資

仁恕恐未即行然楊偕執論昏謬不宜處侍從之列惑亂朝廷伏乞除外郡以戒妄言之輩

乞不與西賊通和

臣切聞元昊遣使請和朝廷命邵良佐報問見遣六十人到門臣切以元昊叛逆以來大舉則大勝小入則小得都無困敗之事何故請和或曰絕互市而因耳臣謂雖絕互市於土俗非有衣食饑寒之急豈肯卑屈而請和乎此必不然也或曰欲專圖唃廝囉畏我乘其後日欲通和以濟其事臣謂元昊頃曾出擊唃廝囉子瞎羶孤軍深入旁邊諸

郡未有一將出一騎以躡其虛者後雖專攻唃廝囉邊郡安能度其進退乎然唃廝囉亦元昊腹心之疾勢不兩雄意欲圖之必矣而我沿邊甲兵三四十萬豈敢全然無虞此欲通和以濟其事亦狡謀之一端也或曰為北虜而請和臣謂元昊素與北虜通謀推北虜主張其事元昊時且自屈以修好為名事已之後北虜來賀是中國弭兵之事全因北虜之功何以酬之或要割地或要重賂我既酬之元昊別求隙端舉兵擾邊况元昊父子二十年盟好一旦棄之今縱與盟安能久乎元昊天資

好兵未嘗敗辱豈肯退縮而久處乎此必通北虜之謀成北虜之事又以自便也然元昊請和歲得金帛有益而無害朝廷雖推恩信以待之然元昊狂狡其計難測若邊郡抽減兵馬入近裏州軍以寬饋運之力賊或非時忽有奔突則邊郡之患重於屯田之時若不抽減兵馬饋運如故却添歲與之物不減關中之費此無益於事明矣不惟無益於事又有深害今既通和邊郡自然懈弛朝廷務為鎮靜禦寇之備練卒之勤必不能如舊日也或曰和而益備何患乎臣謂用兵之日嘗虞寇至將

卒訓練未能精銳以之應副猶有遲緩通和之後其勢自然懈怠一日背棄舊盟其禍難救此所以為深害也臣切料朝廷欲從元昊之請者其說有三焉一曰關中百姓苦勞已久日望休息聞元昊請和而朝廷拒之必怨而離心其二曰若朝廷拒之元昊得以為詞以卑屈而請和不見信納必將大舉以圖我又適以招戎人之怒其三曰北虜自攬通和之事以為已功若不成就是失北虜之情恐生怨隙加之邊帥懲往之敗且務伏兵廟堂苦戰伐之謀幸其無事所以孜孜急於講和臣切

謂或名分不正不可從也元昊稱臣舉貢雖知其無益見其狡心或存大體而許之敕主兵之臣戒備嚴謹未為近患或未肯稱臣更有他號或陳兵境上遙為制脅如此之事寧可血戰而死守不可少屈而聽從事也且元昊既不稱臣於我而稱臣於北虜或北虜遣使來問元昊臣我而不臣中國與元昊敵矣別求名分不知此時以何辭荅之此臣所謂寧血戰死守不可從也臣不知邵良佐得何要約而然但聞遣使其甚衆又慮供具過厚事體漸大望陛下令大臣先議深思本末勿務汲汲通和若虧損名分不惟後萬萬年作大耻辱即生北虜之計便為今日之患不可不重也

乞不聽議者許西賊不臣事

臣伏見元昊遣人乞和名分不正須索過多必朝廷深究事體已有定議然臣切慮有昏謬之人請損名分且與和好務從權變以寬民力此實苟且之論非長久之策也今邊兵久戍饋運繁數誰不欲通和以就休息奈何名分不正須索過多便生北虜之心立見危亡之患非特執一端之說與羗戎爭氣而已伏望陛下深思熟慮拒絕小人之言

王持天下之計大凡百事處置失錯從可更改若此事一失更無可救之理欲絕後患莫若斷之在前區區愚情不勝披瀝肝膽之至

乞不許西賊稱吾祖

臣伏見元昊使人乞和之事朝廷以其所請過多而又不稱臣未見成議臣切謂雖得元昊稱臣猶未見可從者初元昊以瓦卒之號自通中國及邵良佐使賊以還元昊欲稱男為號吾祖者蓋先時瓦卒之名知中國已許其稱呼即譯為吾祖足見羗戎悖慢之意也吾祖尤言我宗也今縱使元昊

稱臣而上書於朝廷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說者或曰得其稱臣正吾吾祖於詔書為無害是明知侵侮之端而自為屈辱之事臣切料議者欲降損事體屑就羗夷者不過曰將帥不才也士卒畏懦也民力困窮也國帑空虛也方今天下之廣士民之衆基業完具但處置未得其方因循不究其弊必大有為然後振起豈得便為無可究治之理去年北虜以隣國制脅已俛首而受辱今年元昊以叛臣而悖慢又欲俛首而從之嗟乎中國之臣何為甘心受此屈

辱將帥不才非天下全無將帥之才但求之未得也士卒畏懦自古無不可用之兵顧未有能用之之人耳知民力窮困當求其所以寬之之術知國帑空虛當究其所以節之之理不可爲此數事便屈從其議臣非敢故持高論所可惜者恐無益於事虛損國體爲大耻辱不敢不論伏惟陛下裁亮

請納元昊使人

右臣等伏見北虜請絕西人使纔去而西人納款之信已來從北虜則畏西人納西人則畏北虜不審廟堂之上何以爲謀自元昊寇邊以來國家有

累敗之羞而無一戰之勝復忍耻屈體以金帛買和又不能自爲而假手黠虜當虜人對梁適遣耶律佯使元昊之時中國今日之患已萌矣而中國有可侮之理而大臣執不悟之迷事至於今勢何可已使北虜晏然不動俟和而邀功故已爲吾大患二虜詐謀一來納款一請絕和而使中國絕和莫知所從亦足爲患二虜實有釁而相攻使中國納西則違北心顧北則失西好亦足爲患然等爲受患宜擇其輕何謂擇輕速納西人是也今料二虜者不過互疑其實有隙與實無隙耳且俟我

和而責報是虜本志今和垂就而反請我絕之其意何在豈非虜銜其強自是能指麾中國謂和必由我不和亦由我欲使元昊必信中國和與不和皆由之故託有隙之名而遣絕和之使苟中國遂從其請則元昊不得不信中國動止由於虜也是北虜一與西賊為有隙之名使元昊遂信中國不得自由此則北虜之舉南則指麾中國西則能信服羗人他日却為元昊服罪之名又使中國好通則度吾今已從其請則後日必不能違苟至於斯中國不能為國矣以此言之二虜雖無隙而詐

端明在卷三十一

一

來請絕不可從之必矣若實有隙則納西人粗為中國之利西人新與虜結盟而與我和得無南顧之憂而東併力以拒虜必不肯輕絕吾盟北虜方欲西戰元昊吾雖不從其絕和亦不有力分兵而寇中國以此而言雖實有隙尤宜蚤納西人也伏以二虜交構中國憂危蓋由從前所議參差兩端不決切恐西人已到議者尤更遲疑伏望聖慈決於睿斷

乞蚤降元昊冊書

伏見元昊使人至已數日如聞誓書大體頗有

朝廷約束兼余靖使北已有回奏別無齟齬之意切謂宜速行封冊者今契丹兵西嚮在未勝負以前遣使報之度其勢必假他議苟有所俟契丹幸而勝元昊其心益驕或於賚謝之外輒有所求何以處之臣故謂莫若速之利也若報聘之禮已行契丹雖欲乘間生端則屈不在我况存元昊之和則契丹未敢輕絕中國而為患也伏惟陛下揣度事勢不可緩也

論保州都巡下兵士殺戮官吏閉城而叛

臣伏見保州都巡下兵士殺戮官吏閉城而叛尋聞朝廷許令招安臣與臣修臣甫等已有論列乞令王果領兵隨後討戮未聞施行臣切以天下養兵內外百有餘萬苟無誅殺可行之令必開驕慢叛亂之原今輕殺郡吏閉城從而招之傳於四方使營幕之間聞之明知朝廷有畏衆不戮之恩官吏有觸事可持之勢縱橫作過誰敢復言少有論其短長則必立遭屠戮之害又於其黨擇不才者殺之然後自請則無罪矣治兵之法如此臣見天下禍患生於今日矣臣謂必以安危

之計爲言則保州數千叛卒無可恕之理伏乞朝廷力誅剪以振威令若以已行招貸不可失信亦宜准量輕重固當棄小信而存大法况閉城而邀命非朝廷之意若謂事機已遲莫若選擇可任之人付之保州密與處分得便盡誅庶可戢驕兵而絕禍亂矣

乞戮保州兵士

伏見保州兵士閉城作亂殺黨中懦兵十餘人指爲首惡以要朝廷招安臣等已有論列欲令知定州王果引兵隨招榜入城盡以殺戮不聞施行

切以天下内外之兵有百餘萬局無誅決之令必開叛亂之源今州兵殺官吏閉城門從而招之使傳之於四方明知朝廷有畏衆不殺之恩官吏有觸事可持之勢何憚不爲議者若謂今日北戎妄生豐端不可更於極邊之地張皇小事爲敵人所窺是不知制兵權而昧威戎之略也夫以中國爲狂狡所輕者本由朝廷威令不行今以重兵入城誅一二千叛卒以絕天下禍亂之萌而敵人咫尺必將竦動安慮其見窺乎機不可失惟陛下發睿斷而行之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三十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奏議

乞責罰預聞軍政

乞賞先奏保州兵士邊臣

論軍賊王倫事

論失賊官僚乞行罰

乞相度開修城池

乞相度沿海水路防備盜賊

論中書吏人劉式之罪

乞責罰預聞軍政

端明集三十一

一

臣等切見河北保州叛卒昨已招降原其致亂之
因乃總領之司不能覺察自都轉運使安撫使而
下一例奪職降官此蓋朝廷督厲天下官吏深恩
撫養士卒之宜先圖遏絕禍患之本然臣等切謂
法令之行必自近始若捨近繩遠雖法令日行人
不信服臣聞保州兵士未叛以前數月邊臣曾奏
都大巡檢下兵士乞蚤處置恐其生變大臣聞之
絕不爲意以至殺戮官吏閉城邀命然後倉皇或
招或攻或作屈赦幸其革心不至大害且帷幄之
謀臨事先當準備豈有邊臣奏論如此等事都無

制置循以成患其誰之咎今張昱之等已責降其中書樞密院大臣與聞軍政者伏乞陛下推邊臣所奏保州兵士事宜因依特與責罰庶乎法令明而天下服

乞賞先奏保州兵士邊臣

臣等近以保州叛卒平定之後朝廷以都轉運使張昱之以下不覺察之罪例皆貶降臣等聞保州兵卒未叛以前邊臣曾有奏請蚤乞處置絕無施行遂至生變臣等伏乞陛下責罰大臣與聞政者伏聞陛下已得邊臣之奏特以輔弼之重屈天

威而恕之伏惟陛下專賞罰之柄而所謂罰者已行於遠而不行於近既失之矣所謂賞者又錄其終而不錄其初又重失也邊臣先能探伺叛卒情狀聞于朝廷其時大臣苟能深慮而預處置之必絕叛亂之禍及殺殘官吏閉門邀命四面之兵合謀招討中外震駭

營官府之財尚賴朝

廷威靈所以即時平定設使偷延時月城堅而不下宿兵於野費用不貲其變豈可量哉今招叛卒閉城門殺賊首者盡比日遷官蒙賞而預言必變之狀者棄而不錄所謂勤於其終而不念其初者

也語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正類是矣所有邊臣預先數月奏論保州事宜者伏乞陛下出宸斷特爲恩獎庶使守邊之人精心察伺先絕未萌之患較於推恩之術不猶愈於攻城殺賊而後泛行官賞也

論軍賊王倫

臣伏見軍賊王倫嘯聚徒黨殺掠人戶驚動州郡此賊雖小而其患大何哉臣切見十年以前天下無事輒有開口言兵者必指爲妄人旣西羌悖戾議者謂西羌未足爲患觀朝廷處置如何或少

有沮劔北虜必窺我強弱矣已而西師不利北虜果肆凶謀幸且漸弭議者又曰西北之虜未足爲中原近患中原近患在於盜賊乘隙而起此則可憂也或謂王倫亡命之人非有精謀遠慮苟逃其生將就擒戮何足憂乎臣謂不然今江淮兩浙廣南福建諸路城池不修兵甲不繕非有戒守之具戰鬪之備使百夫大呼列城騷動就令朝廷遣一使臣將兵追討賊必依海爲固兵至引去分散屯聚非可刻期而破也臣謂王倫黨衆尚在宜速誅剪或淹留歲月不就斧鑕使草萊姦雄之人

潛窺此勢其變不可量也臣謹探捕盜事宜如左
一東漢黃巾賊起擇所宜施行者先簡料刺
史二千石之能否臣以今事揆之莫此為
先臣前年請告還閩中是時軍賊鄂鄰防
在海上沿海諸州軍長吏處置乖方人戶
騷動賊雖不至其患過於被賊臣請諸州
縣長吏有昏老不才者即乞罷免苟得其
人處置自然得所

一漢建武中賊起其法令賊五人共殺一賊
者除其罪臣切思之兇徒不開其自新之
路無以離間其心五人共圖一賊其事易
濟臣今乞軍賊元殺忠佐者四十餘人若
能五人共殺一名告官並與免罪若被驅
掠刺面之人但能首身者免罪若能五人
共殺一賊告官者與酬賞

一朝廷差去使臣難為跟逐遠去官軍若至
淮南其賊雖轉入兩浙福建廣南州軍若
待所差使臣必不相及若只委諸處巡檢
縣尉必是無由誅滅臣今乞下兩浙福建
廣南轉運司選差部下班行有武藝膽勇

之人或曾經犯贓諸色玷累降在監當或
即編管見有家屬者如能情願捉賊並委
轉運司體量人才令於諸州軍宣毅兵士
內揀選三二百餘人於近海要便去處准
備舟船候報即時起發若能殺賊將來優
與酬獎外更特與除落已前負犯玷累

一巡檢縣尉每至遇賊鬪敵之時多是手下
之人皆不用命致有陷失官員切緣兵士
弓手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得賊賞薄失將
罰輕以此各無鬪志且今乞捉賊巡檢縣
尉手下兵士弓手臨賊先退致有失陷官
員等並當處斬

一軍賊今來入海盡是劫奪官船梢工水手
或掠或雇臣今乞應是賊船梢工水手
船主等若能多方用計誘筭賊徒或致
傾溺或入海隩進退不得之處致被擒殺
者其梢工水手等並同捉賊例等第多少
酬賞

一從來捉賊兵士弓手殺賊之後多是所管
官員自務公廉賊人訟身財物收拾入官

况殺一賊頭只得錢五貫文豈肯用命乎
臣今乞應捉賊隨行兵士弓手百姓梢工
水手等但是捉賊得賊物財金銀等不計
多少官中更不根問

一臣前年經過兩浙切見差李元伯收捉鄂
鄰其時則在廣南其李元伯一行五百餘
人沿路騷擾百姓甚苦臣今乞朝廷戒囑
捉賊使臣等所至之處或要舟船所般應
用之物並須關牒州縣畫時應副即不與
擅自攔截舟船科配物色若致轉運司提

刑司本州軍或有陳奏必定重刑朝典

論失賊官僚乞行罰

右臣切見捉殺軍賊王倫李熙古等並與酬賞恩
澤甚厚足以驚動百姓耳目然捕賊之人賞之既
優失賊之人所罰固宜重治京東淮南經歷地分
知州知縣巡檢縣尉並未謫罰臣切以今世之法
庇恤民戶者悉賴州縣長吏擒逐寇盜者悉委巡
檢縣尉昨來軍賊王倫纔過百人而州縣長吏捕
盜之官至有斂物資給高郵軍晁仲約屈身迎候
邵先迎賊彼此聚飲鹽城知縣等避賊不出揚州

駐泊王乞出至光山等便回知賊不救淮南轉運使張可久楚州知州胡楷知賊在鹽城並不擘畫救應開城借路如此之類甚多今遇小寇官吏便至如此失節不幸有大於王倫者又將何等屈辱也蓋朝廷姑息日久威令不行以致官吏畏小寇之威而不畏陛下之法臣乞指揮催促疾速勘問官吏罪狀候到齊足日伏乞陛下出聖斷擇情理最重者特除奪官職配送遠惡州軍編管其餘並乞重罪謫罰庶以戒勵天下官吏稍畏罪罰

乞相度開修城池

臣於皇祐四年曾蒙朝廷除知福州臣以私事辭免續差天章閣待制曹穎叔知福州臣其時得知朝廷有劄子指揮與曹穎叔漸次開修城池臣今來到任檢閱不下司文字並諸案並無宣命劄子切慮只是曹穎叔付身文字將帶隨行其城池不曾開修只築到數十丈高牆又別無行遣計度工料慮有誤事伏須舉奏者

右具如前福建一路州軍建劔汀州邵武軍連接兩浙江南路乘船下水三兩日可至福州城下其東界連接温州並南接興化軍泉州漳州各在

海畔四向舟船可至閩中諸州皆福州爲根本以自太平興國中歸納疆土後隳毀城池至今四圍城牆只高三五尺可以遮閉牛羊至於私商小兒皆可踰越臣又檢得儂賊作過時有劄子下本路修葺城壘不唯事至難辯兼福州外城周圍約二十里工料極大若行修築須至科點丁夫配約物料收拾備足一兩月間便要了當共候兵士功役空延歲月臣今具上件因依取候朝命若令修築乞降指揮檢計工料點丁夫木植糧食諸般擘畫事件聞奏若或重惜民力未令修築亦繫朝旨切勅旨

乞相度沿海防備盜賊

准中書劄子節文指揮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知福州蔡某奏臣於皇祐四年曾蒙朝廷除知福州臣以私事辭免續差天章閣待制曹某知福州其時得知朝廷有劄子指揮與曹某漸次開修城池臣今來到任檢閱不下司文字並諸案並無宣命劄子切慮只是曹某付身文字將帶隨行

其城池不曾開修只築到數十丈高牆又別無行遣計度工料慮有悞事伏須舉奏者蒙朝廷檢會福建路沿海州軍與外界水路通接自來未曾別作防備於皇祐四年十二月奉聖旨令新差知福州曹某候到任專切用心經制應係沿海地分外寇可來之處立便擘畫防扼設備開折聞奏又奉聖旨宜令蔡某詳前項所降指揮相度聞奏劄送知福州蔡密舉今具相度因依下項

一臣今相度福州泉州漳州興化軍盡是邊海若是舟船要到城下逐州各有海口小

港約近百里至七十里其海口舊時各鎮寨把扼海路後來無事兵士漸次減少今來見作點檢商稅量差兵級在彼沿海路平靜難以宿兵如有賊盜逐州軍可以隨宜應副

一泉州福州漳州興化軍各是邊海今來逐州兵士并不會舟船出入海路收捉茶鹽如遇賊人鬪敵多被賊船慣習水勢立見傷損臣聞福州閩安鎮把港及鍾門巡檢一員在海上封樁舶船泉州有同口巡檢

一員去城七里每年下海封椿船舶漳州
舊有黃淡頭巡檢一員號為招舶亦是夏
間下海興化軍巡檢一員却在興化縣山
中去軍城百里海上別無巡檢所有逐州
逐縣雖招船舶每年或有或無原其創意
蓋是沿海州軍要得兵甲習會水戰以防
急緩其漳州黃淡頭巡檢後因轉運使高
易簡奏移在龍岩縣山中大池驛去州七
日防備盜賊因此廢罷招舶一員臣今相
度漳州管界巡檢去城五里却令兼帶招
給與船舶令往來海上巡警

一臣相度沿海州軍兵事多是不習船舶出
入臣於去年奏乞置澄海指揮更不揀添
宣毅後來謂諸州已揀添宣毅朝廷難更
施行臣今乞令福泉漳州興化軍舊有刀
魚船及巡檢司入海舟船量與修整舊有
舟船亦乞量置五七隻其宣毅兵士差下
巡檢司並令教習舟船諳習水勢

右件具如前臣相度沿海水路防備盜賊伏乞朝

廷特賜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中書吏人劉式之罪

臣伏見中書提點五房公事金部員外郎劉式年滿合該例轉官賜紫入轉運資序知州者切以劉式本自微賤夤緣入仕頻倚事勢竊弄威權臣條一二事以明劉式姦狡之狀明道初修葺內廷固無勞効僥求名目改轉朝官景祐之間輒求外補宰臣劉知而不遣姪男特授齋郎非例推恩事權愈重慶曆二年守當官周卞偷竊空字勅黃偽作祠部流散諸處貨賣極多周卞事發之後劉式與

本房堂後官張用和方始陳首舉覺及開封府按成之日懼見錄問別有干連上下通情奏請周卞更不錄問直令棄市豈有中書吏人陰結大臣誣罔聖聰回換刑獄又有守當官荆杞為婺州客人徐昞進狀乞分家產荆杞偽作內降劄子取受昞錢一千餘貫事將覺發荆杞殺徐昞父子三人切見天聖中守關人吏馬宗壽寫造偽勅下禮部補蘇上達充齋郎事發提點五房公事張仁惠有不覺察罪降之光化軍堂後官李昭度降授齊州監當本房手分並皆除出去年劉式不覺察周

卞荆杞偽造殺人其罪甚重蓋緣當政大臣曲爲庇護並只罰贖仍舊守職不隔磨勘依例轉官伏見轉運提點刑獄不覺察部下官吏取受并降移差遣今來人吏纔八十員劉式不覺察苟免過愆若更例與優恩出典大郡不惟小人僥倖何以激勸將來其劉式伏乞朝廷更不轉官特責降監當以表朝廷清明不容儉人干託之私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